

詩書畫印創出新風 區大為努力活化傳統

■今次展覽中展出了巨大為的書法及水墨作品。



展覽現場
朱鈺恩攝

三

最近，在一新美術館舉辦的《雲山筆墨：區大衛的藝術》展覽，便展出了他為大多年來創作的四十件作品，包括書法、水墨畫及篆刻印章。詩、書、畫，都是傳統的中國藝術，但區大為卻不甘僅是跟着傳統文人的脚步走，而是努力活化統一。新美術館總監楊春監這樣評價區為：「中國傳統文化以『陰陽』為核心，陰陽源於『光』。古人認為沒有光，就沒有生氣。從區大為的作品，可以欣賞到人文『探』光的藝術。無論在書法、印繪和繪畫，皆在構圖上配合出陰陽格局，大為不只把中國傳統藝術活現出來，而活得更形影。

在書法創作上，尤善寫隸書的區大為，愛「愛」字作主張，把楷書的筆法融入隸書的寫法中，創作自成一體的區氏隸書。在篆刻印章方面，他不拘泥於只以古詩名句入印，反而不少是港人熟悉俚語，令作品更貼地親民。在水墨方面，他無師自通，本着書畫同源的概念，他以書法入畫，發展出較少畫家創作的焦墨山水。在書體創作方面，他自信言在抒發内心情感，他善於「偷天換日」，只要稍改字眼，即令古人的詩變成了表達自己生活經驗的新作，看後令人會心微笑。

隸書「字」成一格

1961年，區大為14歲。那年，他開始跟着名書法家篆刻家及畫家吳子復學習書畫。在今次展出的書法作品中，包括不少司書體，既有隸書也有草書，當中又以隸書著稱。他不受傳統的隸書字體風格所拘束，而是在傳統中融入新風，形成獨一無二的區氏隸書。他表示，自己把楷書的骨骼融入隸書中，故他的隸書在橫畫上與眾不同。區大為的書法字體的線條運用主要以橫直為主，彎曲為次；字體大小不一，亦不刻意工整地排序。他的隸書大概可以用「雅」及「拙」二字概括，難怪他自嘲「自二十世紀以來，香港的書家寫隸書或其他書體都沒有源頭，只有隨意地亂寫」。

對於不少人來說，「傳統」總與「古老」畫上等號。著名畫家區大有說：「活化」傳統，在傳統的風格上另闢蹊徑。他認為，傳統詩四家創作於一身，縱然媒介不同，卻在四人身上各具特色。在他看來，詩、書、畫、印這四藝的風格，其實是互為影響的。他說：「詩人就是詩人，畫家就是畫家，但他們都是藝術家，因為他們都懂得觀其人。」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慧慈

A photograph of a man with glasses and a name tag, standing next to a vertical scroll painting of a landscape with mountains and water. The painting is mounted on a red wall.

■ 历史与诗书画印皆精，努力活化传统。

山水才為人稱道。他笑言雖然錯有錯着，倒也走出了自己的道路。

以書法入畫

學習書法10年後，區大為開始踏入水墨創作的領域。本着書畫同源的觀念，他無師自通，以書法入畫，採用焦墨及破墨的方式創作，自成一格。大約在20年前，有畫商請董老告訴區大為，以花為題材的作品銷路最廣。有顏色的山水尚可，墨水則根本是濁漆。區大為認為自己畫畫的目的不在賣畫，便索性用水不沾，以焦墨及破墨方式創作，用色方面也以黑白主，只有少數情況下才會加入顏色。像今次展出的作品中，便只有一幅名為《千鶯歸嶺聲曉》有少許紅色，靈感是源自于朋友一年前在蜂窩上看到風漿，進而啟發他在畫中加入色彩。

篆刻作品有趣味
談到篆刻創作，則比水墨創作更早些。自1967年起，亦即學習書法六年後，區大為便開始篆刻創作，結果一玩上癮，至今未有間斷。區大為的篆刻作品，除了有隸書及楷書的印章外，也有以阿拉伯數字入印，「任何文字都可以用印章表達」。區大為說。

在內容方面，他也很講究，小小的一幅印章集點評、書畫大成。他自己說：「寥寥數字的印語，三言兩語的旁批，或論藝或牢騷或紀事，總是一喜一怒、一樂一悲統統流於筆，貴乎刀而寓於頑石！」在今次展出的篆刻作品中，有的刻有港人熟悉的俚語，例如「把炮」、「疏肝」及「本地蘿蔴」；部分貼地的，也有如「吾未見好墨如好色也」，是改寫自《論語》中的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」。區大禹的篆刻章立刀落力、刀法明確，配以生動有趣內容，在傳統中加入創新元素，可說是傳統活化的典範。

